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三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湯何反)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〇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纂疏 曹氏曰齊地西以河為界而衛居河之西嚴氏曰紂都河北鄘在紂都之南近河故言中河以上風所見也孔氏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又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音朶兒

三月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夾囟首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

三髦也陳氏曰衰亂之世禮義消亡矣桑中之從奔流之游蕩淪溺皆是也獨共姜能異於流俗故聖人序於鄘國之首卑來呂氏曰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小斂則脫之史記所謂之鬌首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李氏曰共姜自誓若柏舟之物當常在中河如婦人之義當常在夫家若捨之而之他則不可後世婦人有改嫁者謂饑渫所係遂失節而再嫁殊不知失節之人罪不容誅飢寒之患所係者小而嫁而失節所係者大〇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賦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叶蘇后反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叶徒厚反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〇舊說以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

也〔補〕歐陽氏曰蒺藜人所惡之草乃生於牆埋當埽除然欲埽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則暴宣姜之惡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之耳○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補〕李氏曰襄如攘攘除之襄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及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何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待何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

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
下以紞縣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佗雍
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
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
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
首為之飾編音篇列他髮為之假作紒音詰形加於首上追師
云追衡笄注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
下以紞縣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以
飾之以六但不可知又曰象服謂褕翟音遙翟音狄闕翟也人君
之象服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也

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叶殿反也

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子餘反之晳星曆反叶征例反也胡然而

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鬒黑也如雲
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
不潔於髢而用之矣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
上廣也且語助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也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王肅曰玼衣服鮮明貌孔

氏曰狄名周禮三翟皆刻繒為雉形而采畫之為飾不用真羽孔氏曰天官內司服王后六服鄭注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禕衣畫翬揄翟畫揄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揄翟之上有禕衣祭統云夫人副禕謂公之夫人衛侯爵夫人當服揄翟孔氏曰左傳哀十七年衛莊公以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嚴氏曰象揥傳云揥所以摘髮揥當別故謂以擿首飾之長兮之語詞見也揚者目揚然也如之白晳然仰之如天胡然仰之如帝設為問辭令宣姜自省思之所以如此尊敬之服飾容貌而為不徹之行○瑳七我反

瑳兮瑳兮其之展叶陟戰反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薄慢反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堅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叶于權反也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礼見於君及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无人君之德也

說文云瑳玉色鮮白嚴氏曰展周禮內司服張彥反在去声三十三線韻以下同禮毛氏曰展衣以丹縠為衣鄭氏云后

妃六服之次俟衣宜白此以礼見君及賓客盛服孔氏曰為之精者曰締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縮縐○一說孔氏以縐夫也袢袢延熱氣也紲袢去熱之服鄭氏曰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於遙反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与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附錄】孔氏曰所謂沬邦紂所都朝歌即沬也

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〇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先生云且如止乎禮義桑中之詩禮義何在其曰〇莫存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被蒼曰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等篇卻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卻不然大雅 禮記註云濮音卜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叶虛王反

〇興也鶉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〇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

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為兄何哉

陸氏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奔奔鬪也彊彊剛也鵲亦不淫其匹傳技受卵故曰乾鵲陳氏曰鶉寡合而善鬪故少亂其群鵲有欲而知時故不亂其匹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眠反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因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国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国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国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乱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国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国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丁佞反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

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楚宮互文以叶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嚴氏曰是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定星營室昏而正中農務始畢土功可興又曰陞墟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山陰陸氏亦云桐有三種青白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如陸說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椅桐可為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

○升彼虛矣起居反叶起呂反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毛氏曰虛漕虛孔氏曰猶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也程氏曰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如銳反于桑田叶徒因反匪

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説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錢氏曰直猶特也非特人也嚴氏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曰非直為觀美也之直疊山謝氏曰文公之秉心也實故事一一朴實不尚高虛之談文公之秉心也淵故事一一深長而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叶待里反）。○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孔氏曰：郭璞云俗名為美人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二曰虹；暗者為雌，二曰蜺。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亟去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言

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禾反○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鄭氏曰儀威儀也○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戴氏曰人獸皆有體惟獨言鼠者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反)之

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紕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先生問文蔚曰干旄詩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且依舊說刪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把來說得費力文蔚 程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羽夏翟之羽其下有旒縿音衫孔氏曰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旄旌旗通言且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illegible]氏曰素絲織組所以帶馬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

子何以告就沃反之賦也析羽為旌干旄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附錄〕毛氏曰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亦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賦也載則也吊失国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〇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尒〔附錄〕李氏曰夫人言已欲驅馳往歸宗国以吊唁衛侯故願御者驅馬悠悠遠行疾至漕邑亦欲泉以哉脂載舝還車言邁皆是比擬之辭東萊引先生初解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歸唁其兄弟而托以不敢勞其大夫之跋涉也愚謂今詳則是夫人已至中途而復

返初說則托詩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一說東萊呂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為許人者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忠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 音盲叶謨郎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叶戶郎反 許人尤之眾穉 直吏反 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眾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稚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稚且狂哉 孔氏曰陸璣曰蝱今藥草貝母也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

（ ）我行其野芃芃 蒲紅反 其麥 叶訖力反

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

百爾所思（叶新齊反）不如我所之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国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国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无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疏】載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辭因首章嫌而未露也次章欲言而衛未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它思所以救衛耳我欲代諸大夫之行者蓋大夫徒能唁之而已若我自歸將行郊野經麥田不憚勞苦以控告于大国而求其能救衛者諸国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彥力以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然徒歸也爾大夫君子无以我為有尤過尒為我百方思所以處此者不如我之自往尒所思不如我思之切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為不通曉於事今欲求大国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闕塞不通也然雖乞師本非女子之事卿許人當為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遣大夫唁之而已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為有理而許人真狂稺無謀矣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載馳詩致有自[illegible]委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illegible]討尺外大段會底詭不得和遂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版反兮赫兮咺況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叶況遠反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鐋

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有進而
無已也瑟矜莊貌僴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
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大學傳
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
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
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瞻彼淇奧綠竹青
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
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
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
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
尊嚴而見其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音其
德之稱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註
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
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illegible]飾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叶側歷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
爲虐兮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
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

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輪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附錄〕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如圭璧則鍛煉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喧赫之辭三章但言寬綽戲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備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 文蔚

〔纂疏〕嚴氏曰檀弓注簀謂床第即床棧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无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礼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无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附錄 東萊門引叢子曰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釋文云澗韓詩作干一云墝埆之處也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附錄 釋文云過韓詩作過美貌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沃反○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附錄】李氏曰史記孔子世家所謂頎然而長也言莊姜容貌之偉嚴氏曰二衣字如字對褧錦褧裳上裳亦如字褧禪音丹衣以縠爲之加於錦衣之上中庸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東萊引北生初解曰褧儀礼作景礼記作絅鄭氏曰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錦衣在塗所服蘇氏曰邢周公後譚近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蘇氏曰白虎通公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戴氏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荅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貴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女則不見荅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二言之矣○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莧反叶匹見反兮○賦也茅之始生

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白黑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補]嚴氏曰釋虫云蟦蠐螬（音焚）蝤蠐蝎也又云蝎蛣𧌑又云蝎桑蠹孫炎云疏以為蟦蠐也蝤蠐也蝎也蛣𧌑也桑蠹也一虫六名郭璞云蟦蠐在糞土中蝎在木中如山陰[illegible]存以為一物蝤蠐[illegible]又為一物[illegible]之鄭氏曰螓謂蜻蜻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文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起橋反叶音高）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叶音褒）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叶直豪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補]釋文云鑣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朱纏鑣之鑣字自解飾之所施非

經中之鑣也嚴氏曰敖敖曹氏謂敖出遊也通作放則敖敖是優游舒徐之意鑣鑣非一鑣也言四馬之鑣猶人之介冑之武貌無從旁載驅行人儦儦衆貌從寸人旁此鑣從金旁義各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戶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嚴氏曰葭蘆葦又名蒹葭見七月○一說嚴氏曰發發說文魚尾網中撥撥然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叶新齎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

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為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鄭氏曰幣所以貿買物也釋文云貿交易也張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東僕志陳部有頓丘縣郭古之以丘為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叶同嗟鳩兮無食桑葚

音甚叶知林反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以无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无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无以貞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无可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无所妨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貧反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鄭氏曰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丈夫車立乘則有蓋无帷裳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豪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

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叶音燥）静言思之躬自悼矣（賦也）

蘼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无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不遑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音畔叶匹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絹反）反是不思（叶新齎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女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illegible]戢氏曰此章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為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為此奴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

言三歲為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晏晏謂不思其反是責其不改悔初焉之事若思之則我猶有望也今反是不思矣夫復何望亦已焉哉絕念之辭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叶蒲彼反○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呂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音廬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

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驅也滺〻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言泉水之卒章同意

[疏義]毛氏曰檜柏葉松身孔氏曰禹貢杶幹栝柏注柏葉松身曰栝言此一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疏義]陸氏曰芄蘭幽州謂雀瓢蘿摩者煮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戴氏曰陶隱居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一說鄭氏曰容〻刀也孔氏曰大東鞙〻佩璲佩玉也蘇氏曰遂璲通錢氏曰悸心動○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狎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疏義]先生初解引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釋文甲

韓詩作狎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愚按諸家皆本序謂大夫刺惠公驕而无礼東萊曰杜預謂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讙備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

賦也葦兼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illegible]嚴氏曰跂舉踵也脚跟音根不著地又曰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不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辨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

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昌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存宋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至哉言乎若果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之請篤為子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應者耶於此益可以觀民矣○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illegible]〕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illegible]〕嚴氏曰刀舠古字通用

河廣一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為于偽反王

前驅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為王前驅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為容賦也蓬草名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所以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己容東萊曰膏所以膏首面沐盍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汁可以沐頭曾遭喪喜以膏沐芳香飾則膏非專婦人用也○愚按內則女事父母舅姑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淅米汁靧洗面燂音尋潘音翻靧音悔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呼內反○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於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嚴氏

皆昔偏又嫁于孔氏曰儀礼士昏礼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士弖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搃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无裳也〔附録〕嚴氏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安緩之意狐性淫又多疑毎涉河冰且聽且度故言疑者猶狐疑也今在淇梁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无妻之人也輔氏曰之子是子也疊山謝氏曰心之憂矣之子无裳未嘗言嫌與此子為

夫婦也見鰥夫无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而著之以探其不言者意在辭外得其意不以泥其辭可與言風人之旨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叶丁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厲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謹按】丁氏曰岸近旁曰厲○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北反○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 叶攻乎反 報之以瓊琚 音居 匪報也永以為好 叶呼報反 也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謹按】東萊引元生初縱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謙然常若无物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无窮也徐氏曰瓜有瓜䔢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說文瓊赤玉○愚按王氏詩攷引晁氏詩序論云賈誼謂木瓜下報上也如是則集傳以為疑

亦男女相贈之辭不若以為實然之論然矣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求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音釋】說文瑤美石嚴氏曰琚瑤玖三者皆玉石雜公劉維玉及瑤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求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音釋】說文玖玉黑色孔氏曰紅中有麻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東萊曰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詩卷第四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時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附錄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出雅雜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大雅

纂疏 嚴氏曰驪山之下地名亦水名孔氏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才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鄭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諸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程氏曰刑政不能治天下

諸侯故忽禮相并滅王亦遂息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李氏曰黍離以下之詩皆平王之詩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蓋雅頌之詩亡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下同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意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illegible]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說文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嚴氏曰本草注云黍似粟而非粟又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糯爾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鄭樵曰今江東人呼粟為粢然則黍也稷也粟也比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粱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搖搖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薄鄭氏曰謂我何求怪我久留而不去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舍蓄

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遂音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猶心之噎故以起興 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李氏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与此詩意同漸音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疊山謝氏曰天王而淪於夷狄天地之大變中囯之大辱乃出聖賢之大恨不特東周臣民之大憫也文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

武成康之宗廟而鞠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
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者一行
役大夫之外無人矣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感
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與有
為矣幽王之讎未復子孫万世不可忘也書命與一
語及之所以訓戒晋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国而已王
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
靈必不樂矣王畿乃天子自治之国畿封八百里
要地悉付之他人秦日以強周日以弱諸侯日以横
天下日以乱雖德滯道微亦形勢使然也吾觀十二
国風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興師与子
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於秦
也秦人猶能以天王之仇為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
以嬖考之怨為一己之私怨人之度量相越如是哉
吾於黍离無衣二詩重有感也夫項氏曰按幽王廢
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与犬戎攻周殺幽王晋文
鄭武迎宜臼于申而立之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為平
王不共戴天之讎自平王觀之則申侯乃其實有成
濟也其成
之宜矣

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齎反○賦

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户括反叶户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卉木萋止勞還役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日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日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推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謂休群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厚情閔勞之仁豈有行役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餘反○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声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声○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附錄 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室於房如前有堂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背所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

纂疏 董氏曰莊子云以陽為充孔揚則陽陽若氣充於內容兒不怗也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嚴氏曰君子之樂如此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為矣疊山謝氏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今也進不能揖讓以報國退不能樂身以全道呼儔引類仕於伶官陽陽志得意滿曰其樂只且君子當如是耶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憂為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為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位其

切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戚於吾心仁人不忍爲也東遷之後世方道衰賢者爲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西乎○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下同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旋音歸哉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在今鄧州信陽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附錄】張子詩云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堪憂戍詩若作斧淵解王鄭諸儒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歐氏曰前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申伯國歐陽氏曰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興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附錄孔氏曰周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為姜姓此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附錄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曹氏曰楚小於薪蒲輕於楚嚴氏曰至不流束蒲則弱之甚矣輔氏曰許在今許州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

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无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補毛氏曰中谷谷中也孔氏曰蓷臭穢草云萑蓷云今茺蔚也音亦蔚陸璣云舊說及臭穢嚴氏曰李巡謂臭貝然草舊說以蓷陸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非也按本草茺蔚下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舊說以蓷草暵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與凶歲饑年之憔悴索无潤澤之氣象亦由此而致夫婦淒涼以相棄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歎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

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无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補音】程氏曰歗長吟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之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附錄】疊山謝氏曰凶年飢歲上而比朝有司從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同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據遷化居以賑民必无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三章始暵其乾終暵其脩終暵其濕言民之窮苦者一節急一節始嘅其歎中條其歗中啜其泣中民之怨恨者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夫受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夫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无及也又曰吾讀詩至于中谷有蓷始知天下有義婦人焉夫婦之大倫也雖饉所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无一說怨其夫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始而歎中而歗終而泣憐其夫之不得已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有道者能之此義婦也与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処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辭二然有餘辭矣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国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无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无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无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无爲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放此毛氏曰鳥網爲羅東萊呂氏曰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探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又曰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謀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居笑反○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爲也覺寤也）

也【附錄】孔氏曰郭璞云罦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也下傳罬與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謂之罬

也罬謂之罦二覆車也罥音絹罬音輟○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

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罿罬也即

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无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于万反兄弟謂他

人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興也緜二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

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二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己

父己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附錄】一說先生初解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為藟汔見

樛木東來呂氏曰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藟生于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湖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

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

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于草木條枝之上不生於河滸水涯性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illegible]以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若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illegible]嚴氏曰莫我有言視之如无也○緜緜葛藟在河之漘脣倫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只

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illegible]孔氏曰爾雅云重甗上平坦下必小水深者為漘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居謁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彼采蕭叶疏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麁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与艾叶兮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

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附錄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以爲讒說之詩今姑纂一二以備覽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譖之如上官桀之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沐日上之顧氏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〻車行声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芦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尓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附錄 劉濟曰毳衣即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毳衣五章以宗彝爲首畫虎蜼蜼惟柚壘三音毳細浅毛故謂之毳司服注毳冕衣三章裳二章九五也公之孤卿命而服三章則知王之卿六命而服五章衣之毳冕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若卿也王制云上大夫卿是也菼芦荻始生而黑所謂玄衣璊玉外見而赤所謂纁裳○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〻重遲

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時遮反○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叶獎里反貽我佩玖叶舉里反○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毛氏曰留大夫

氏子嗟字曹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李氏曰所謂
彼留子嗟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以求之他皆
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與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蘇氏曰
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麻麥果實以爲生皆民思其賢
庶其肯紆來以從我嚴氏曰莊王不能用賢使國人私
致其奚恭去欲與游從不能養賢使國人私致其殷
勤以飲食之不能使賢者金玉王度使國人均其私歟
於己是何嘆也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琅玕何
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爲仁
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姑備諸說觀焉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宣王以封
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
之亂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
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
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
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詩見檜風
詩譜桓公爲
幽王大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
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
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
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

不許是貉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
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
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桓公死犬
戎之難其子武公既定平王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
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
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孔氏曰鄭等八國故
皆在四水之間克虢鄶則八邑可成對上鄶風已併
云又作程子曰發跡失道則日蹙之內亦不能保鄭本
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之以鄭前漢地
理志鄭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敝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
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
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朱子初解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
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孔通謂此服為朝服曰疏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

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孔穎達云許作各有餘未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徂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之舌反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將仲子如何使見○嚴氏曰此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樹得是祭仲大雅樹杞猶言杞樹耳杞柔檀皆良美木○愚謂作偽詩訓則一二五早皆有所畏而不慎身以從其所懷亦庶幾止乎禮義者矣詩三章三章皆有此

之之意○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賦也墻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毛氏曰仲子祭仲也曹氏曰祭仲足也祭氏仲名而字仲凡東萊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啟雖拒仲而寤則予之如侍人從曲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拒之之類也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足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叔段也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將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且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蘇氏曰杞柔牆皆喻兄弟祭仲之謀迫而發欲使去其偏旨早爲之所梁公之謀於而深欲秀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與祭仲皆欲致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尔公非拒

祭仲也國人知公之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爲以拒祭仲之辭以諷之首章諷公獨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譏諫也時父亡與母渾言之爾二章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言乎三章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又曰此詩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鬬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也

讀備諸說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也

小註鄭氏曰于往也孔氏曰巷里內之塗道也呂氏曰國人說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衆俗好惡毁譽不當其實嚴氏曰段豈眞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皆同惡之人謂安史爲聖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賦也冬獵曰狩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

無服馬叶蒲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適之也郊
外曰野服乘也曹氏曰武言其有藝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叶蒲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
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
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
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
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虎也公莊公也狃
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嚴氏曰乘馬四
傷女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馬轡控之八轡成
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董氏曰五
御之法有以變交備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
其言舞者驂也孔氏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鄭有圃田此言藪
圃田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為宵田不知周礼中春蒐田用
火弊嚴氏曰大司馬注火弊火止也春田用火因焚萊除陳草
皆殺而火止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

四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嚴氏曰禮者揚衣○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駕反）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為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鐮曰送[illegible]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為驂則知內者為服故言兩服嚴氏曰今人稱馬[illegible]為磬控旣言善射參言其能後手勢音絕而蹤前手縱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縱放前送送前也○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叶莫半反）忌叔發罕（叶虛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叶姑弘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

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附錄】毛氏曰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左右手相助也嚴氏曰用矢則釋掤以開箭不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掤以覆箭孔氏曰鬯弓謂弢弓而納諸鬯中　永嘉鄭氏曰段以国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田獵也所治者袒裼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息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欲不為叛得乎是則首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東萊呂氏曰鷙鳥將擊必伏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比其惡者也弟也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嗟歎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公憂爾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陳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鄭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英直龍反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

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累而見翶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以无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敗而後已爾

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孔氏曰二矛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備折壞直見酋矛有二矛无夷矛也永嘉鄭氏曰夫離大衆於外而死所事不爲亂則潰散耳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尽所存者喬而已

釋文重喬同累荷毛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沈氏曰荷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孔氏曰喬高也以矛建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二矛同高復有等級故謂重喬爲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鄭氏曰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孔氏曰矜謂矛柄室謂矛銎孔題者表識之也箋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表識之忍按二說不同集傳從箋也東萊云釋文韓詩喬作鷸

○清人在軸叶音冑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勑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

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軍之中即為容也好謂容好○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附錄〕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甲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東萊曰說文云左旋右抽丑刀反抽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而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朱反又而由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捨命不渝叶容朱容周二反○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也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附錄〕韓詩侯美也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人性不安於命所守不固故不能剛大充狹私小者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所以直而美也○羔裘

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叶魚肝反兮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彦者士之美稱濮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飾裘是謂三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嚴氏曰摻手詛小作攬擥文攬持也袪袖口也孔氏曰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為袂之末俱是衣袖○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呼報反叶許口反也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尊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其不遑故也不遑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蓋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然流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音行與鴈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星啟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東萊曰昧旦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魯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既

得見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之（叶音則）。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賦也。

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脩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觽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附錄】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附錄】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陸氏曰舜五月始華故仲夏月令云木槿榮舜取瞬之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无實以況色而態不稱焉毛氏曰佩玉瓊琚見衛木瓜詩姜齊長女）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愚按諸家多用序說毛氏曰親迎同車也錢氏曰同行同以車行也嚴氏曰忽以將見逐國人追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取其色爾朝榮暮落不足恃也今且翱翔佩玉向盛於事昌若孟姜信美且都若取之則有大國之援不致見逐矣東萊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懵然識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卒暗懦而動皆疑畏將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

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賢之弱固可强而所以持國者固无待於外助也惟其急善有名而无情所以卒見弑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文公於此序極辨其非而畧復崇用序說者如以見其鍜鍊羅織之辭而備說詩者覺焉耳下放此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纂疏】荷華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興也上竦无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纂疏】孔氏曰龍草生於下濕而枝葉放縱釋草曰一名蘢音蘢古其大者名蘬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若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范氏曰

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宜得其美者也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卧反叶户圭反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則我將和之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国勢如橧巢之衝風難將及矣嚴氏曰小臣有憂国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豈有坐視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急圖之汝倡則我和矣謂衆無其倡不患無和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己者衆子雖見絶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illegible]狡童本非

刺忽，乃做刺忽，便惹得无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

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无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

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

國最爲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忽詆斥得可謂辭鄭

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托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

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

自是男女相与之辭，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

相咎之辭，却干忽与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

是何人矣。寓　狡童當是男女相悅之辭。浩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

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取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今考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則狡。此詩正指忽所用之人尔。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目君爲狡童乎？又曰：忽信用狡童，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人也。爲告忽之言，故指狡童爲彼，而斥忽爲子，曰：彼狡僮

之童少不更事恃權而侮老成故不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恤吾唯憂君之故恐為所誤至於不能餐也又曰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爾不能息謂不安息也失食息俱廢憂之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東萊曰說文溱作潧潧水出鄭○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已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狂童之狂也且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穎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

褰裳二章章五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曰突以無寵奪嫡忽位已定而篡之国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當立不當立又曰彼大國有惠然念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難至但褰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國思我者乎所以然者突之狂已甚也

子之丰（芳容反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疏〕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疏〕孔氏曰王肅云升堂以俟士婚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

○衣（於既反）錦褧（苦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賦也褧禪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疏〕嚴氏曰二衣皆如字解見衛碩人郭氏曰褧禪音冊者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賦也婦人謂嫁曰歸〔疏〕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藘【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臠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辭也】【疏】孔氏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爲壇除地爲墠嚴氏曰茹藘蒨草蒨韻亦作茜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劉熙曰墠平坦之地男子所以行禮昔公子圍聘於楚娶公孫段氏子產請墠地聽命則男子行禮於墠可知○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疏】孔氏曰左傳云據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表道樹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淒子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既見君子云

胡不瘳 叶憐蕭反○賦也蕭蕭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錢氏曰膠聲輕雅嚴氏曰羣雞之聲也 ○風雨如晦 叶呼消反 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如晦又甚於蕭蕭矣

風雨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毛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嚴氏曰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得見此人豈不坦然而平夷哉或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作也

青青子衿 音金 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黃氏曰石經作子寧不詒說文衿交領也爾雅衣皆謂之襟嚴氏曰衿與襟音義同 ○青青子佩 叶蒲眉反 悠悠我思 叶新齎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叶凌之反○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毛氏曰士佩瓀 音軟 珉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珉而緼組綬毛云青者毛讀禮記其本與鄭

異也○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悉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也。此言在城闕兮，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劉氏君舉曰：深衣具父母衣純以青，此所謂子衿。玉藻曰：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所謂子佩。子寧不嗣音，所謂春誦夏弦。子寧不來，所謂盍闔來。學挑者誘挑之，所以進其善發家也。達者開達之，所以辭其詖逆材也。作以成闕，則以學校廢於鄉黨也。學校禮義之所自出，鄭衰世而禮義之出於人心者猶在，不然何以思之深、望之切，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汝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揚之水解見王風。○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

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嚴氏曰

此詩忽兄之與忽同父之多猶少也兆人而以弟爲子与汝無刑子初解兄弟能自保於讒非幾之以不大抵閔二公乃將於情然

所作故曰維予二人昭公兄弟鮮多無故言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女二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我與弟唯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汝小人衆也未既不相信容人之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同此忽相容也所以亡也東萊曰無信人之言行人也忽言也忽以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外市僕有一二人實以向之者也不知所瀆故援耳而告之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其反巾聊樂音洛我員于云反○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之豈不〔疏〕出其東門句是箇識道理人做大抵鄭詩雖淫亂
信哉然出其東門一詩卻如此好又如女曰雞鳴一詩
意思亦好讀之真有不知〔疏〕孔氏曰縞細繒戰國策云強弩之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疏〕之餘不能穿魯縞則縞是薄繒
不淫故色白也然青色之別又謂青而微白爲文○
草之色嚴氏曰縞衣綦巾之柳以麥獨云荊釵布裙也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縞**

衣茹藘聊可與娛叶元具反　闉城曲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

衣服之色〔疏〕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以障門者謂之闉
娛樂也孔氏曰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此凡荼苦
苦菜之荼周頌荼蓼委荼之荼此荼非一種乃茅之秀者其穗
色白吳王夫差黃池之會陳兵將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
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
秀亦以白色爲如荼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嚴氏曰國亂男女相棄有出門見奔女如雲之多我心所存於縞衣綦巾之縞衣茹藘者以爲我之室且得相娛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上徒端反叶上兗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叶五遠反兮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附錄】毛氏曰郊外曰野陳氏曰綢繆詩言婚姻云見此邂逅邂逅謂婚姻以外淫奔也嚴氏曰邂逅謂其議速成術合其今兮之今○人言事遂成古云邂逅成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呼官反叶于元反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叶古賢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

物芳也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芍藥相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補註 前漢地理志曰鄭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李氏曰董仲舒云勺藥一名何离故相別以贈之孔氏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為淫之事如是故陳之以刺亂○溱

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

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參說〕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嚴氏曰鄭衛後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地理志皆以為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詩卷第四